

30 在陆励成的郊外小木屋里

感人的浪漫虐心的纠结



汽车突然停在一个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地方，只有一间小木屋立于荒野。我心想，陆励成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一无姿色，二无钱财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即使是人贩子，也不肯接收我，难道你打算对我进行严刑拷打？

“下来吧！”陆励成下车后，替我拉开车门。

下来就下来，谁怕谁？我随他走进小木屋。真是海水不可斗量，房屋不可貌相，这小木屋从外面看很旧，里面倒挺整洁。

陆励成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听到

我在哼唱：“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……”他把水杯重重地放在我面前：“我不是国军，你更不是红岩上的红梅！”他顿了一顿，嘲笑道，“不是人人都能把自己比作梅花的，你要小心东施效颦。”

我气得甩袖就走，出了屋子，举目远望，青山隐隐，寒星点点，好一派田园风光！已近深秋，白天还好，晚上着实很凉，迎着寒风，我绕车慢行几圈后，胃中饥饿，身上寒冷，又踱回了小屋。他在桌子前坐着吃饭，头也没抬地说：“关好门。”

我看到桌子上还有一碗米饭，就一声没吭地坐过去，即使这是鸿门宴，我也要做个饱死鬼。

本着我多吃一口，敌人就少吃一口的原则，我秋风扫落叶般，恨不得连盘子都吞下去。

等盘子见底时，我撑得连路都走不动了。两个人看看空盘子，再抬头看看彼此。我冲着他龇牙咧嘴地笑，我很撑，但我很快乐！我知道他没吃饱，哈哈！

看到他站起来，我又立即占据屋子中唯一的一把摇椅，摇着摇椅向他示威。他没理我，把碗碟装进塑料袋封好，收拾好桌子，将摇椅旁的壁炉点燃，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，慢慢喝着。

估计壁炉里烧的是松木，所以屋子里弥漫着松香。不知道是因为松香，还是因为吃饱了，身子暖和，我的心情慢慢好转，四肢懒洋洋地舒展着，一边晃着摇椅，一边打量陆励成。

他侧坐在桌子上，身后恰是玻璃窗，漆黑的夜色成了最凝重的底色，壁炉里的火光到他身边时已经很微弱，只有几抹跃动的光影，让他的身影飘忽不定，窗外皎洁的月光映着他的五官，使他显得很温和。

他起身又斟了一杯酒，我这才看清楚他喝的酒色泽金黄，便厚着脸皮说：“你从哪里弄来的家酿高粱酒？给我也倒一点吧。”

他挑了挑眉毛，有些诧异，随手拿过一个玻璃杯，给我斟了小半杯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喝了一大口：“好滋味。”

他得意地笑着，是我从未见过的神情：“我妈亲手酿的，高粱也是自家种的，难得你识货。”

我有些惊讶，嗅着酒香说：“我老爸有个老战友，有一年来北京出差，特意从陕西农村弄了一坛子高粱酒给我爸，我爸赏了我一杯。”

我摇晃着椅子，壁炉里的木柴烧得正旺。精神放松，我才体会出这个屋子的好，在城市里从没觉得这么安静过，静得连风从屋顶吹过

的声音都能听到。我问：“我们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昌平的郊区，不堵车，一个多小时就能进北京城。”

我拍拍胸口，这下彻底放松了：“这是你的小别墅吗？”

“你说是就是。这是我第一次做企业重组上市后，用奖金买的。”

我不无艳羡地说：“人和人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？我现在的奖金只够买一个卫生间。”

他笑：“那个时候北京市内的房子都不算贵，荒郊野外的这些破屋子更不值钱。其实，当时我只是想找一个地方能静静地待一会儿，后来莫名其妙地被人夸赞我有投资眼光。”他指着窗外，“那边是一片果树林，春夏季节桃李芳菲，景致很好。最近几年，这里发展农家乐旅游，一到春夏，来这园子里赏花的人比花儿还多，摘果子的人比树上的果子还多。”

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他有些惆怅地说：“所以，我现在只在冬天到这里住。”

我又给自己倒了半杯酒，陆励成淡淡地说：“这酒后劲大。”

我朝他做了个鬼脸：“你不舍得让我喝，我偏要喝！”说着，我给杯子里添满了酒，示威地向他举了酒杯，一口喝了下去。

(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)

25 让女儿独自乘公交车(上)

好爸爸造就好女儿



当孩子已经可以独立做事时，父母还要一手包办，以自己的意愿代替孩子的意愿，这自然是爱孩子的表现，但这样的爱是缺乏理性的，对孩子的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有照顾和抚育孩子的义务，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提供给孩子，但千万不可越俎代庖。

我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一家幼儿园访问时，正赶上孩子们放学，来接孩子的也是孩子。以色列家庭一般都有三五个孩子，这样接小孩子就成了大孩子的任务。

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并学会照顾弱小，独立面对人生的风雨，这是理智的爱。道理很简单，我们不可能追随孩子一辈子，照顾孩子一辈子，总有一天孩子要独自走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，我常常有意识地为女儿创造锻炼的机会。

依依继承了她的基因，总有一种要独闯天下的雄心。为了给她一个锻炼的机会，同时也检验一下她的独立能力，女儿7岁半时，我给她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旅行：独自乘车去火车站，让她体验一下独自出远门的滋味。

孩子很兴奋，我们先向她布置这次“旅行”所要完成的任务：坐6路公共汽车到长春火车站后，下车找个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，然后在周围转一转，买一些东西，再坐6路车返回。

依依越听越兴奋，因为在她看来，这又是展示她自立的机会。看着她摩拳擦掌的样子，我和妻子不得不给她敲警钟：“不要太高看自己，这一路上不知道会遇到多少不可预料的事情，你都能应付吗？”依依疑惑地看着我们，于是，我和妻子一起给她讲旅行中的注意事项，还问她面对这些意外情况

时该怎么办。

依依大多能够说出积极的解决办法，比如若下错了站，就继续等6路车，重新坐到火车站；若坐错了车，走到了远离6路车行驶的路线，就找公用电话给爸爸妈妈打电话；若有陌生人和自己说话，就装作没听见，迅速离开；若有人一直缠着自己，就朝人多的地方走，并装出爸爸妈妈就在身边的样子，冲着身边和爸爸妈妈年龄相仿的人喊“等等我”……

似乎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时间也到了中午。一吃完午饭，依依就嚷着“我走了”，尽管天下着小雨，我还是决定让她在雨天开始自己的旅程。

2004年5月22日12:40，依依带着我给她的5枚1元硬币和一本《小学生导刊》出发了。临出门，妻子把写着家里电话号码以及我们俩手机号的字条塞到她手里，再次嘱咐她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时，就打电话求助。可依依执意不带这张字条，还坚定地说：“这些号码都装在我脑子里了，不用拿它！”

小雨下个不停，依依打着伞出了门。从依依关上屋门那一刻起，我和妻子的心就悬了起来。两个人都挤到能看到依依身影的阳台上，盯着没有几个行人的道路，期待着

依依的身影。不一会儿，依依出现了，小小的身子躲在雨伞下，我们看不到她的头和脸，只看到两只脚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地上的积水，一会儿跳一会儿踮着脚走，那把雨伞仿佛被她驮在背上。

很快，依依就走到了6路车站，站牌下空无一人，依依孤独地站在那里，显得很落寞。妻子有些不忍心，拉着我的胳膊嘟囔着：“让孩子回来吧，大雨天的，又是周末，大人都不愿出门，何必让孩子出去遭罪。”我没有吭声，眼睛一刻也不离依依的身影。

又过去两个人站在那里等车，依依往后挪了一下，不显眼地站到了后面。结果被两个大人挡住了身影，我很难再看到她。这时候一辆6路公交车停了下来，彻底挡住了我的视线。1分钟后，车走了，站牌下空了，依依的身影不见了。我一下子有一种慌乱的感觉，仿佛心被人摘走了。依依呢？上车了吗？显然是上车了，可是我心里怎么就慌慌的？妻子也不放心地踮着脚扫视着站台周围，仿佛依依会从哪里冒出来。找了半天，她失望了，继而带着哭腔对我说：“要是依依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跟你没完！”

(摘自《做父亲的幸福——好爸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》东子 著)